

■尚積葵亞諾 伍麗微 攝



# 《狼圖騰》 尚積葵亞諾 與狼同行

對於法國導演尚積葵亞諾 (Jean-Jacques Annaud) 來說，每次拍戲都是自我挑戰。從2007年看到《狼圖騰》小說後，他籌備多年，終於將這部風靡一時的作品拍成電影，並得到原作者姜戎極高的評價。

亞諾此前拍過不少「動物電影」，熊、老虎都曾是他鏡頭下的「獵物」，然而此次面對的不再是一隻、而是一群動物，他當下也有點手足無措，覺得「無可能拍到」。

電影涉及許多一take過鏡頭，尤其對象是「狼」的時候，更要快狠準，因為「失敗了就不再能拍到想要的效果」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蒙古草原對都市人來說，或多或少帶有些許神秘色彩。當年亞諾看到這個故事，心中激動不已，非常理解作者姜戎年輕時去到蒙古、迷上了那片偌大草原及侵略性十足的狼群的心情，「這與我年輕時的經歷很相似。」亞諾晃著一頭蓬鬆、雪白的頭髮，回憶起那段非洲歲月。

年輕時，他曾在非洲待了一年多，被那裡的文化、風俗吸引住，自此以後，他每年至少回非洲兩次，「一個年輕人去一個很遙遠的地方，那裡的人、文化完全不一樣，足以影響一生，這也是姜戎的經驗。」這股共鳴感讓他下了一個決定——推掉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的邀約，「我不後悔，畢竟我沒法同時拍兩部電影，而且李安拍得很好。」

### 苦心改編

為此，他飛到北京，與姜戎見面，兩人更一起去蒙古看景，整整三個星期，窩在一輛車子裡，討論細節，不知不覺走遍整個蒙古。異常友好的關係延續至今，當電影在內地上映時，亞諾一度擔心姜戎的反應，怕他不喜歡，影響彼此難得建立的關係，「但他看完後寫了一篇很好的影評。」終於可以放心下來。

電影與小說畢竟不一樣，小說由幾十個短篇故事組成，沒有連貫性，故事性也不強。亞諾猶記得第一次看小說，一頭霧水，譬如書裡描述層層而上的官員制度，像牧場頭目、區域頭目等，「當我讀到這些時，我完全迷失了。」他坦言，劇本改編並不容易，他嘗試整理小說出現的人物，突出幾個形象較為立體的角色，如兩個年輕人、老人、女人、官員。

姜戎的文字很有魅力，亞諾常常看到一些電影感十足的描述，他甚至拿著筆，標記下來。最後他從原著中提取了五個主要場景，並配合一些小場景，人物貫穿其中，形成一個完整的故事。電影改動最大的，是年輕人與蒙古女人的關係及小狼的命運，這與亞諾本人的價值觀不無關係。

亞諾不相信男人下鄉七年竟對女人完全不感興趣，忍不住跑去問姜戎，姜戎透露身邊的朋友確實與蒙古女人有過感情，他們甚至躺在一群羊中間做愛，因而電影還原這一幕，而主角陳陣與女人之間也有一點曖昧。「我是法國人嘛！」亞諾說得理直氣壯。這種細微的變動，並不妨礙故事推進，讓讀者大跌眼鏡的，是他修改了結局，小狼的命運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，他解釋：「兩個小時

的電影，觀眾的情感跟著主角走，一個傻男人抓了一隻狼來養，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，而且不難想像觀眾會討厭他，大家認為他很白痴，會說這個從城裡來的白痴男人，不明白生命為何物，竟然去抓一隻小狼。而男人最後因為無法養牠，就只能殺了牠，你會想看這樣的電影嗎？我絕對不會，我常跟姜戎說，這是一個好故事，但我們必須存希望，我就是這樣的人，充滿希望，所以我的電影最後都帶著希望，這是我的個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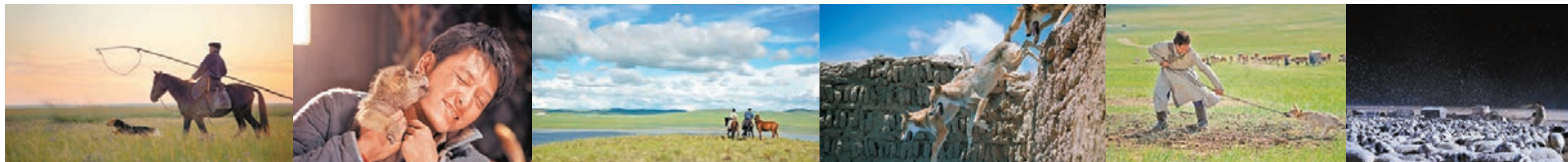
### 自我挑戰

《狼圖騰》精準地捕捉了狼的各個面貌，炯炯有神的眼睛裡帶著算計的狡獪、發現獵物的狠勁、與馬群搏殺時的風馳電掣，每個鏡頭都恰如其份，頗有看動物紀錄片的感覺。亞諾也不諱言，這是一部很難拍的電影，「因為你不是對一隻狼，而是面對一群狼。」狼的聰明讓牠們不容易任人擺佈，因而拍攝前的準備工夫要做得足，「譬如你想讓牠跑到那邊，聽起來很容易，但你要在那邊發出聲音，牠們才會跑過去，如果第一次沒拍好，第二次牠們就不會再被騙，因為牠們知道你的詭計。我在拍之前必須想好畫面，然後告訴馴狼師要怎麼做，

如何可以讓狼來到這邊，然後轉過頭望著另一邊，那馴狼師就花時間訓練狼，到了那天，他們就用一些方法做出那個效果，那時鏡頭必須擺好，因為失敗了，就再也沒法讓牠們做出相同的動作。」

拍攝的壓力，一言難盡。亞諾晚上常常醒過來，驚呼：「啊，明天要拍那一幕了！」回頭想一想，「沒有，已經拍好了。」倒頭再睡。「你想想，當250隻馬、40隻狼在夜裡追逐，可以想像如果沒準備好、沒找對人會有甚麼後果。」回想起來心有餘悸。他說，構想狼馬追逐這一幕時，他覺得自己不可能拍出來，是不可能的任務，但他用了六個月準備、六個月拍攝，呈現了這六分鐘的畫面。

如同主角陳陣一樣，他也被狼迷住了。「這部戲很難拍，但也讓我很興奮。」今年71歲的他，很早便開始拍電影，處女作《高歌勝利》奪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，其後他拍過《熊的故事》(The Bear)、《虎兄虎弟》(Two Brothers)等，被譽為是最會拍動物的導演，他說《狼圖騰》可以拍得很簡單，但這不符合其個性，「我成為導演很多年了，如果我拍簡單的鏡頭，我會覺得有點無聊，我喜歡挑戰自己。」



## 影音館

文：大秀



# 《黃金花第2大酒店》 Bollywood 終極慶典！

2012年，由導演John Madden領軍，帶領一眾演技派「老友」傾情演繹的《黃金花大酒店》，帶觀眾飛越黃昏，直闖印度展開奇妙心靈之旅，令觀眾了解到不論年紀大小，都能體會這特別階段的人生。當年，電影口碑票房雙贏，全球票房大收過億美元，更於大小不同電影節中角逐最佳電影。今年，Madden再次聚集原班人馬，包括Judi Dench、Maggie Smith、Bill Nighty等，更加入世紀萬人迷Richard Gere助陣，展開這窩心幽默的「耆英大派對」。

配樂方面，本集重點之一，就是導演約翰麥登榮獲12次奧斯卡電影金像獎提名的作曲家Thomas Newman自上集後再度攜手合作。Newman自上集撰寫的曲，幽默、感性又有靈氣，透過每個人的故事，引領出電影應有的情緒。這次他以舊有的旋律和主題為藍本，創新求道，就連角色的個性也融入樂章

裡。Madden其實也事先張揚Newman會參與——他先把上集Newman寫的部分樂章作為今集的臨時配樂，認為效果很好，再讓Newman重新處理這些樂章，舊作新編，透過音符賦予一眾「老友記」更多生命力。

除了Richard Gere的魅力加盟，《黃金花第2大酒店》力Sell印度式婚典和Bollywood節拍——每年十月到十二月之間，季候雨和夏天的餘溫，成就了印度充滿歡樂喜氣的「結婚旺季」。在這幾個月裡，過千對新人在傳統習俗的氛圍下，經歷一連數日的慶祝及傳統婚宴。Madden刻意將Bollywood Dance穿插其中，高潮是電影尾段婚禮裡的一場大型舞蹈，Madden找來曾為電影《一百萬零一夜》排舞的Longinus Fernandes幫忙，以自己鍾愛的Bollywood歌曲《Jhoom Barabar Jhoom》的插曲《JB》編排這場舞蹈場面。

## 流金歲月

# 汪明荃與情人節

汪明荃與香港中樂團於今年2月及3月的中西情人節舉行「情人節·元宵音樂會」，上半場由汪明荃獨唱7首歌曲，包括她的首本名曲《用愛將心偷》、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。雖然音樂會以情人節為主題，但選曲並非只是狹義地選取有關愛情的歌曲，亦同時兼顧多種不同類型的人文情感，例如取材自蘇軾詞《水調歌頭》的《但願人長久》，講的就是兄弟手足之情，還有與宗教大愛有關的《奇妙恩典》，都是耳熟能詳的名曲。而在每一首歌曲之間，汪明荃都有一番深情獨白，輕描淡寫地道盡不同時代男女對感情的態度、無奈與悲歡離合，讓天下有情人都能夠於歌曲中找到共鳴。

除了時代曲之外，音樂會的另一亮點就是下半場特邀嘉賓凌波出場，與汪明荃合唱黃梅調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的《十八相送》和《樓台會》選段。兩個選段一喜一悲，配合中樂團的

絲竹襯托，更添添情。我看的一場剛好是2月14日情人節，當晚觀眾熱情澎湃，連續「安哥」了幾次，都不肯讓汪明荃和凌波離開。即使她們再次出場向觀眾致意，又將《樓台會》尾段重唱一遍，始終無法澆熄觀眾的熱情，最後她們佯裝要唱出賀年歌《祝福你》，觀眾才肯滿意離場。

汪明荃、凌波與香港中樂團曾於2013年樂季合作過，今次再度攜手，可以說是駕輕就熟的最佳拍檔。汪明荃號稱「汪阿姐」，是眾所周知的演藝界殿堂級人物，無論參與電視、音樂、舞台劇、粵劇等表演藝術都口碑載道，實力無庸置疑。汪明荃即使成就已達巔峰，仍然時刻追求突破，更願意虛心學習及嘗試其他跨界演出，務求與她所熱愛的演藝事業終生廝守，魄力與毅力都叫人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她的地位也因她的努力而屹立不倒，永遠都是眾人



文：沙壺

敬仰的「阿姐」。至於「亞洲影后」凌波，過去我聽過很多次她現場演繹黃梅調，水準都相當穩定，絕對稱得上寶刀未老。凌波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曾經因為演出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而令台北變成「狂人城」，現在時隔五十多年，她的號召力依然驚人。無論她在世界各地登台獻唱，一班支持她數十年的忠誠「波迷」都會追隨左右，坐在觀眾席的前排為偶像打氣，今年的音樂會亦不例外。還有在台下默默支持愛妻的金漢，他與凌波結婚接近半世紀，依然恩愛逾恆、形影不離，是圈中數一數二的模範夫妻。看一場音樂會，就可以見證台上台下各式各樣天長地久的情誼，今年的情人節，過得特別有意義。

## 新戲上場

# 《五個小孩的校長》反思教育制度

電影《五個小孩的校長》改編自真人真事，講六年前，提早退休的呂麗紅以四千五百元薪金，將元朗一間只剩五個學生、面臨殺校的幼稚園起死回生的故事。電影拍得不溫不火，卻帶有春風化雨的溫暖，楊千嬅飾演的呂麗紅，罵森美開補習社，進軍幼稚園市場是「搞經濟而不是搞教育」，一言驚醒夢中人，點醒虎爸虎媽、怪獸家長。

香港教育制度惹人詬病。早幾年雙非、單非尚未「入侵」，本地學校收生不足，不少面臨殺校危機，元朗的元朗幼稚園（現實為元岡幼稚園）便是一例，只剩下五個學生，他們家境清貧，各有難處，學校未能安排學生轉往區內其他學校就讀。當時學校以四千元五元招聘校長，呂麗紅來到應徵，本來打算教一個學期便收手，但期間與五個小朋友培養出感情，校長

不忍棄孩子於不顧，兼清潔工、老師、社工等身份於一身。電影最後以畢業禮作結，現實中，幼稚園在呂校長鏗而不捨努力下，成功招生，如今已有六十名學生。

電影花了不少篇幅講述校長與學生的關係，如幫助學生解決交通、家庭問題，以生動活潑的方式打開學生與家人的隔膜，又讓學生透過課堂活動，學習表達、與人相處等技巧，與電影開首呂校長待過的名牌幼稚園完全不一樣。但現實情況是，有幾多人欣賞呂校長有教無類的精神？

個個家長都希望將孩子送入名牌幼稚園，好似電影入面那對有錢夫婦，罔顧孩子的壓力，肆意讓孩子留在精英班，讀書下下都講資源，



文：Christy

其實一個有心的老師已是學校最好的資源。電影亦隱晦地表達了現今補習社橫行的畸形現象，以補習社老闆打算利用呂校長的好形象，搞埋幼稚園補習，反映如今很多打着教育旗號、實則為賺錢的教育機構的面貌。春風化雨殊不簡單，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又豈能用金錢來衡量。